

編主境另孔

集二第刊叢本劇

芳庭滿

逸君方

行印局書界世

滿
庭
芳

一
幕
劇

序

「滿庭芳」剛一寫完，除了一二好友，誰也沒看過，可是小報上却開始攻擊了：「只重形式，不重內容」啦，「亂竄噱頭」啦，可是誰也說不出這裏面寫的是什麼，因而都是「不得要領」，我只好歸之於「流年不利」，除此，實在無法找出解釋。

「我們都是些可憐的人，爲什麼不能互相憐惜，互相安慰，互相鼓勵呢？」這就是作者在本劇中所要說的。我們幾乎得不到一絲同情，一點溫暖。那怕是常見的朋友，也常常是傾軋，排擠，吵鬧，明爭，暗鬥。……其實如果真肯冷靜地想一想，我們可又是多末可憐啊！讓那無形的力推來推去，幾乎一點自主的力量也沒有。這也許就是所謂「造化」！

然而，在「滿庭芳」裏，我寫下「戴華明」這個人物，好像不大存在，可是好像又在哪兒見過。這怕就是「人」，所以要硬着頭皮活下去的原故。她不是英雄，也跟我們一樣是個普通的人，所以這齣戲不是「悲劇」，而是平常的「悲喜劇」，可惜沒有寫得好。

對於形式也該說幾句話。中國觀眾無幕間休息習慣，所以作者特別取材於後台，構成這一個不中斷的故事。爲了怕觀眾支持不了，在中間「休息」一次。然而以「幕」來講，還只是「一幕」。

與其說是形式的試探，不如說是作者的企圖——想保持劇情一貫到底。好像司特林堡也曾有過這個意思，並非我的獨創。其實一幕的戲多得很，沙樂美，愛與死的搏鬥，推而至於遵守三一律的希臘悲劇，不都是一幕何必大驚小怪，口誅筆伐呢？

除了那頂天立地的英雄，記着我們都是「可憐的人」啊朋友。
時當一九四三年底。是爲序。

劇中人物

女角

姚瑞華——婦女勵志會秘書

朱慶雲(陸太太)——婦女勵志會中堅人物

葛曼珠——同上

何蘊玉(邱太太——綽號「老摩登」)——婦女勵志會會計

黎會長

黎老太太——她的母親

瑪利小姐——她的女兒

戴華明——婦女勵志會附設婦女夜校主持人

邱代英——何蘊玉的女兒，婦女勵志會會員

姚希娣——姚瑞華的養女，婦女勵志會會員

舒舒——婦女夜校學生

余大嫂——同上

女瘋子——葛曼珠的妹妹

她的女孩

雪妮——舞女

周媽

男角

陸孟達——朱慶雲的丈夫

江重遠

方震

胡興達

何健

車夫

男女演職員和觀眾等數人

佈景

全劇發生在現代中觀某大都會，地點時間都不變：在一個觀院的後台，冬天的晚上。

某戲院的後台——一間用木板和屏風隔起來的房間。本來是化妝室的一部份，這只要看牆上掛面鏡子就可以知道了。現在戲院既然租給了婦女勵志會為孤兒院募款開遊藝會。於是這屋子便成了臨時的練習室，休息室，和一部份演員的化妝室。好像不大公開，可是人來人往，亂糟糟的樣子，再沒比這混雜的了。好在自有史以來，開遊藝會就是這樣兒，不足為奇。

屋子裏靠牆有一張寫字檯，牆上有電鐘，又有隻電話分機。旁邊散放着桌椅，箱籠，衣裳……以及其他零星雜物，不遠處有架鋼琴。

牆角置有屏風，供演員換衣之用。另一角落則有一小火爐和幾把椅子。又有一隻大魔術箱。

這間屋子有三個出入口：左邊的門通到觀眾席和戲院外面，左後的缺口通化妝室。緊靠着這缺口是通舞台的過道，垂着棉帘後面作為牆壁的木板不高，從空處望去，可以看見舞台上的布幕及其他，一面扶梯斜倚着，恰好看見上面幾層。頂上接出來一塊好像小棚的地方，上面放着個照射燈。此外還有可以容兩三個人站立的地方。這便是燈光台。

屋子後壁斜斜地掛着一面白竹布橫聯：

「婦女勵志會為孤兒院募款遊藝大會。」墨跡未乾。

冬天，六點鐘左右，天快黑了，遊藝會就要開幕，可是一切東西還沒有籌備就緒，甚至於負責人都還沒來全。倒是一些不大重要的全來了。只見大家亂哄哄地穿來穿去，就好像花蝴蝶似地到處紛飛。

隔壁「踢踢踏踏」地有人練習「踢踏舞」(Tip-tap)一個女人叫着「One Two Three——」這一邊，戴華明和余大嫂在桌子上檢點話劇裏要用的衣裳，裏面一半是余大嫂借來的。戴華明衣着樸素，並不裝飾，可是自有其動人的地方。她和藹可親，肯吃苦，願意幫助人，這都叫人願意和她親近。她是個大學肄業生，可是並未染上都市裏流行的愛摩登脾氣。婦女勵志會附設的婦女補習夜校差不多是她一手創辦的，這一次游藝會的籌備主任也是她。

余大嫂是個愚蠢忠直的人，身體矮而又胖，說話粗聲粗氣的，濃重的眉毛像把刷子，再加上那張厚嘴唇的嘴，這副腔調，在這脂粉隊裏實在是「鳳毛麟角」。不過她自己倒並不覺得。她是個「家庭婦女」，婦女補習夜校的學生十分尊敬華明。她姓余，大家叫她余大嫂，有些人故意讀白了叫她「傻大嫂」，她也不生氣。

姚瑞華手裏握支斗筆，對壁上的橫聯凝神。兩個女孩畢恭畢敬地立在旁邊，一個手上拿墨，一個拿圖釘。不時偷看隔壁的跳舞。姚改了一筆，向女孩揮揮手。她們立刻將東西放下，一滴烟去看跳舞去了。

姚瑞華是個近四十歲的中年婦人，渾身素淨，就像是戴孝一樣。她是個老處女，不大和人接近，幾乎沒有人見她笑過。她陰冷，有股乖戾的脾氣。所以人都怕她，不願和她接近。可是在另一方面說起來，她負責，肯做事，這又是她的長處。她現在是婦女勵志會的秘書，孤兒院的重要職員。

姚 (聽見隔壁的跳舞足步聲，不禁皺眉，突然轉向戴) 希娣呢？戴先生——

戴 她在那邊練跳舞。

姚 (大不謂然，同內冷峻地) 希娣，希娣！

(裏面沒有聽見。)

姚 (對戴) 這——也是今兒的節目？

戴 是的，姚先生！上次開籌備會，大家說節目得多一點，花樣得繁一點兒，所以——

姚 (冷冷地) 所以就有了這個跳舞！

(弄得戴華明沒有話說。)

(隔壁跳舞停止了，舒舒拉着姚希娣進來，一面還在跳着。舒舒是個十七八歲活潑玲瓏的小姑娘，穿一身紅條大花頭衣裳，跳來跳去就好像小麻雀似的，又頑皮，又可愛，大家都歡喜她。她在她叔父開的餐館裏幫着做點事。爲了求知，進了婦女補習夜校，認識了這班朋友，也認識了姚希娣。姚希娣跟舒舒完全不同。她瘦弱，身材苗條，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，老像是含着無限傾訴不說的哀愁似地。她剛在初中畢業。可是由於她養母——姚瑞華的主張，已經在一家什麼地產公司裏當小職員了。)

娣 (不勝吃力地) 別推，別推啊！舒舒，我腳疼！

舒 嘿，要這樣的！(一面跳着，一面嚷)「的的拉達，的的拉達——」

（她們邊說邊衝了進來。姚瑞華瞪着眼瞧她們，可是她們一個在跳舞，一個在摸着腳疼，誰都沒有注意到，直到她的面前。）

娣

媽！（驚惶得不知所措）

（舒舒一看情勢不對，趁勢溜了。）

姚

希娣！

娣

媽，我實在不知道。

姚

過來！

娣

我不知道您在這兒，剛才——

姚

過來！

（正在姚瑞華板起面孔要大聲呵咤希娣時，周媽忽忽地跑了進來。她是婦女勵志會的女僕，今兒叫來後台照應的。）

周

（一路叫着）陸太太，陸太太，（四面看了一眼）還沒來，真急人！（轉身要走）

姚

什麼事？

周

（馬上止步，恭恭敬敬地）姚秘書，陸太太還沒來，多少事等着她。那邊客串唱戲的人都來了，要這要那地。問張問李，都說是歸陸太太管，她是後台——後台主任。可是——

姚 叫她們等一會兒。(自己坐下寫字條)

周 可是她們這會兒等着要東西！

姚 那末——去問何先生去！

周 是(下)

(電話鈴響。)

戴 (接電話)唔唔——誰？——葛小姐還沒有來(掛了電話)

(舒舒突然興高彩烈地跑了進來)

舒 啊呀，觀衆全來了，全來了！今兒可看我們婦女勵志會的了。(手舞足蹈地，沒看見姚)人真多啊，

我叔叔也來了。(對着一直站在那兒的希娣)希娣，你傻傻地站在這兒幹什麼？我們前面去看看。(去拉她)別怕你媽走走(見她不走)不走？像大嫂，咱們去。(不容分說，拉了余大嫂要走，余大嫂着急地跟她做眼色。)

戴 幹什麼？舒舒，還不到前面去幫幫忙。

舒 (理會了)是戴先生！又是一溜烟走了！

姚 (對戴)這孩子叫什麼？

戴 舒舒！

姚 她來這兒幹什麼？

戴 夜校的學生，今兒遊藝會有她的節目。

姚 (不以爲然地) 她家裏幹什麼的？

戴 她叔叔開一間菜館，她就在那裏面照應。

姚 怪不得，當女招待的。——這麼輕浮。

戴 長得還聰明，功課都還不錯。

姚 (正言厲色地) 戴先生，我們婦女補習夜校裏的學生太不整齊，你是教務主任——

戴 是的，姚先生！

姚 有什麼不好的事，人來都會說到我們婦女勵志會身上，比方像舒舒這樣的女孩子——

(周媽又進來)

周 (喃喃) 何先生又不管，真不知道叫人怎麼辦才好。

姚 周媽！

周 姚秘書，何先生說要等陸太太來！

姚 給我把這條子送到陸太太來裏去！

周 (接了字條) 那就好了！(下)

姚 (對着滿襟骯髒衣服，皺眉) 這些骯髒衣裳！

戴 戲上用的。(對余) 你給包包好，我到台上看去。(下)

(姚也要走出)

舒 (在外) 姚希娣，姚希娣！

(希娣起立要隨後跟下)

姚 (轉身) 幹什麼？

娣

(舒探頭看，見狀退出)

姚 這末慌慌忙忙的！

娣 沒——沒有！

姚 還說沒有，剛才你差一點兒沒把我撞跌倒。

娣 那是——那是——

姚 那是幹什麼？這末大了，已經是在外面做事，趕明兒就要出嫁的人了。——你幹嗎也學着

她們的的得得地亂踴踴？

娣 我——我本來是不要參加跳舞的，可是邱代英說：缺人，就找了我！

姚 你就答應了！

娣 我說不行……可是……

姚 可是怎末？

娣 她拉了我不放，她說……

姚 也不想想，她是什麼人，你是什麼人，跟她學。

娣

姚 做什麼事都要慎重，不該做的別去做！

娣 是，媽！

姚 給我在那兒坐著，不要亂跑！（看她沒穿大衣）大衣又脫了，快給穿上！

娣 是（穿了大衣，坐下）

（姚看希娣穿好大衣，下。）

（外面人聲，音樂聲。）

（周媽又上）

周 姚祕書，姚祕書！

娣 她剛出去！

周 嘆！(又下)

(稍停)

娣 (呆呆坐着，一直望着火，這時嘆了一口氣) 唉！

娣 姚小姐，你嘆氣幹什麼？

娣 我——沒有！

娣 這兒來！

(娣慢慢地走過來)

娣 剛才你媽說你……你不高興嗎？

娣

娣 她常說你嗎？

娣 不——常常。

娣 你媽只是管得緊一點兒，她實在是愛你的！

娣 是的，(撫腳) 唉！

娣 腳痛嗎？

娣 不！

嫂 那你嘆氣幹什麼？

娣 沒有什麼。

嫂 你好像常常這樣。

娣 唔！

嫂 爲什麼？

娣 我身體不大好。

嫂 那是因爲你一天到晚總是愁眉不展地想什麼，——你爲什麼要想呢？

娣 我不懂活着有什麼意思。

嫂 (吃了一驚) 啊呀，你說活着有什麼意思？罪過，罪過，老天爺生下了我們，叫我們投入胎，還是前世修來的！

娣 可活着又有什麼意思？

嫂 什麼意思！(傻笑) 哈哈，人家說我傻，我看你才真傻呢！一個人活着就活着。在家孝敬父母，出嫁

幫助丈夫，我這是說的女人。要是像你這末家境好，不愁穿，不愁吃的，就更不用談了。

娣 不！

嫂 爲什麼？

娣 你不知道。

嫂 我不知道？

娣 一個人孤零零地活在這個世界上……

嫂 （怪）孤零零地？那你母親——

娣 她……

嫂 你有這末個能幹母親還不知足？孤兒院差不多是她一手辦起來的，又是婦女勵志會的秘書！誰不敬仰她！

娣

嫂 你想，那些孤兒本來是多可憐，無父無母，誰都不去理會她們。

娣 也許那樣倒好點。

嫂 瞎說！

（舒舒又進來了。）

舒 啊呀，真好看啊，人來人往，全都是來看戲的。我們快去招待去！

嫂 快別吵，就是你剛才拉了她一把，累得她被姚祕書罵了一頓。這會兒你還要拉她。你，你——不用你說，我全知道。